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性理精義卷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性理精義卷八

學類二

致知

程子曰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内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如眼

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知見不通透便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作纔著意作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才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知者吾之所固有

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問學何以至有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

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至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顔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脱然自有貫通處○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或先

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門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為萬物皆是一理○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顯微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之身

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内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

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為則必勉強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為不必勉強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聞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别須日日如此講

論久則自覺進

謝氏良佐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窮理則是尋箇是處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朱子曰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

彼即曉此○答程允夫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病行得即是固為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可為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

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庸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穿鑿冥行而已○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都離此四者不得如信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論其體則實有是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有是惻隱羞

惡恭敬是非更假偽不得所以說信者以其實有而非偽也更自一身推之一家實是有父子有兄弟有夫婦推之天地之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人安排是合下元有此至於物亦莫不然但其拘於形拘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亦自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羣聚便是有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此根蔕

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殀夭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

案此條說得窮理之義最為精切子思子謂之明善孟子謂之知性正此意也明善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知性故知萬物皆備於我實體此理則謂之反身而誠也實推此心則謂之強恕而

行也人所以闕其仁愛之心漠視萬物者以其與我異體也誠就五常五倫之理窮格推究而知此理之同原則自有不容已之心自有不容已之事於民也老老幼幼固視為一膜同胞於物也取時用節亦非徒所以滋殖其生而實所以咸若其性所謂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者皆從此處發出也後人動以多聞識多曉會為格物窮理故議程朱之學為支離是未嘗讀其書知其意而就其所見之理上臆古人者爾

○不說窮理卻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言物則理自在釋氏只說見性下梢尋得一箇空洞無稽底性於事上更動不得○以聖賢之學觀聖賢之書以

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理只是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為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問程子言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便是信

陸氏九淵曰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知却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末知處耳○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修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

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惟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

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為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為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力行 雜論言行出處附

程子曰難勝莫如已私學者能克之豈非大勇乎○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已以徙義其剛明者乎○

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歎悔之意則反為心害○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道自微而顯自小而章○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内不可應卒處事○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蓋命苟不

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得遂志○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會踏著實地○盡得天下之物須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艱萬物皆

備於我矣又却要强恕而行求仁為近○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恤惟義所在

司馬氏光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從以為如制駻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静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户樞何難之有

尹氏焞曰克已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

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
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為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
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
之實○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
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方其知之而行未及
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
味○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為難能擇矣

而勇足以行之内不顧於私已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愚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理會身心到得事業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各隨他分量作出來如何強得○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

須於行處警醒須是戰戰兢兢若悠悠泛泛過則不可又曰學者實下功夫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作將去又曰自早至暮無非是作功夫時節○氣不從志時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得長進○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作功夫且如人雖知此事不可為忽然無事又自起

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又却不知不覺自去作了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作又却終不肯作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即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功夫○人作不好底事心却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固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

欲自住不得濂溪曰果而確無難焉。答蔡季通曰所謂一劒兩斷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作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作錯了。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

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為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豪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可。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媿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又曰看得道理熟後除了此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著眼也。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

念念向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交涉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

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作功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問近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為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

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齩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媿

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成就得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黄氏榦曰知之不至則如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

疑行之不力則如敝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

真氏德秀曰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善改過之象

程子曰聖人之言沖和之氣也貫徹上下以下雜論言行出處

○聖人之道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

言近如地非也○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顔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凡立言欲含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

至氣質變方是有功。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者皆誠不至也。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聖人責人緩而不迫事正則已矣。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

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人以料事為明則駸駸乎逆詐億不信。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是利。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

凶○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已兢謹以遠其禍則德日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

有命曰在已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一事

胡氏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孟子

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即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作功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内斯静專是也内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余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

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余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纎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内

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進步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小有所立即自以為事業止此更不求進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可念也○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善其身之事而已其所

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觀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問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曰明哲只是見得道理分明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謂也今人以邪心看了先占取便宜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一生被這幾句誤古人到舍生取義處不如此

許氏衡曰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為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為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為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善惡消

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病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如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世間事一壁靜便能一壁動俱動則困憊隨之且如平地行不困沙行便困只為舉足不穩故也人行事只要一壁靜故動而不困人精力要使在當用處於不當用處用了殊可惜也且如人能提精力都在拳頭上射弓時精力都在指爪上精力所在期於必中苟能移此精力於

所當用則聖人賢者之地為不難也

案從古聖賢言學大綱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而已内指心外指事故書曰以義制事義以方外之說也以禮制心敬以直内之說也此丹書所謂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也欲敗度則是無義縱敗禮則是無敬此丹書所謂怠勝敬者滅欲勝義者凶也養心則以敬為德之興處事則以義為行之標進德修業之方不外乎是先儒變為存養省察二義其源蓋自中庸首章而來持敬之純至於雖不睹聞而戒慎恐懼則心常存而得所養矣故曰存養辨義之精至於至隱至微而必謹其獨則事當有省而必致察矣故曰省察二者已盡為學之方然又必曰知行云者知是明其理行是踐其事二者造道之大端也所謂存養省察者乃所以為知行之本要故非存養則此心昏亂而知無以致此心縱弛而行無以力是存養者知

行之本也非省察則不能切已體驗而所知或不真不能反躬克治而所行或不實是省察者知行之要也故言存養省察則已包乎知行之事而其義理也該以約言言知行則又不離乎存養省察之功而其規模也詳以大存養則誠省察則明此由心以之事者也致知則明力行則誠此由事以歸之心者也四者名目雖異而功實一貫程朱所為傳先聖之心者以此學者見其條件繁多而破析以求之則失前賢之意遠矣

人倫 師道附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

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其父母其斯之謂與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已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已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已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已之子甚者至若讎敵如此惑之甚

矣○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愛敬之道而已○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功夫多○人之於朋友修身誠意以待之踈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已也雖鄉黨親戚亦然

呂氏希哲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

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呂氏大臨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然後可以養父母之

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尹氏焞曰學者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閒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

朱子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然幽暗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而語其極則察

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人之大倫其别有五然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

為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尤甚葢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

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朋友之道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茍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真氏德秀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

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許氏衡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為能刑于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天下皆以陽者為天為君為夫陰者為地為臣為婦陽尊而先下求於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夫先乎婦者合乎理也其在下陰求乎陽止有二焉一則為臣

在患難中不能自保者一則童蒙求師發蒙者除此皆不可求也○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豈可量也哉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

義也以下師道○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顔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

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呂氏大臨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荅問荅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

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

謝氏良佐曰横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為先

游氏酢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為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蓄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

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息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朱子曰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為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於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

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為媿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内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為今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禄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葢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

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禄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

則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某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

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

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

陸氏九淵曰揚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揚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

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

許氏衡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愛親敬長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底本領上進將去後世却將人性上元無底强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却天下人才及去當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為天理民彛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

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曾學自家本性已自壞了

如何化得人

讀書法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問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學者當以論語

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論語有讀後全無事者有讀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後知好之者有讀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今人

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此人及讀後又只是此人便是不曾讀也○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

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以此觀他書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荅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原注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聖人

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
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
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
須別○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黄聱隅問某如何看荅之曰有
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卦
文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
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

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矣○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張子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得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

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楊氏時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

李氏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辭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

志者幾希

朱子曰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功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體察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温公荅一學者書說為學之法舉

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讀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

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横於

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

○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則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無義理精微縱橫

錯綜各有意脈今人多是見得一邉便欲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為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自得○讀書如煑物初時烈火煑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温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功夫自熟中出○須擇要用功讀一書沈潛玩索究極至處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

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讀書之法須是用功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功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功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為有補於學者○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後反覆

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畧曉其義即厭之欲

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此方是長進○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其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無收盡取但得其

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此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

易云寛以居之聖人多說廣大寛弘之意學者須要體之○尹先生門人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巳言功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巳言語○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或云嘗見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在肚裏作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蓋飢而食者即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

却是裏面事必欲舍詩書而别求道理異端之説也○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認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厭飫涵泳諷咏孟子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

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

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案漢書兩句極精惟朱子解得是推見見字讀如莫見乎隱之見言易根於天地陰陽而開物成務在其中是本天道之幽隱以之顯也春秋述二百餘年事迹而性命之理在其内是推人事之顯見以至隱也故總之曰天人之道

○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為主者只是怕小却這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則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

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且如今人見人纔作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稱頌諛說把持放鵰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為情性之正○詩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詩有詩中分明說是某人某事者則可信其他不曾說者而今但可知其說此等事而已韓

退之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又曰如人拾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亦須辨得出來若被舊說局定便看不出某向作詩解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為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雖存小序間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問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明道正誼權衡萬世典刑之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為之詳略或

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為之義理最是斟酌豪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魯長短自此以後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伯事業不知當時為王道作耶為伯者作耶若是為伯者作則此書豈足為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為王道正其紀綱看已前春秋文字雖牿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來只說得伯業權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

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

經幾箇字在方好○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注脚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强飲食之終無益也○荅呂東萊云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為學之序為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

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為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權衡多為所惑○問為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即不見古

今成敗書豈有不可讀者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於此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真是枉讀古人書也

呂氏祖謙曰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茍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沈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耳

陸氏九淵曰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養鞭策磨礪之功或有

未通曉處姑闕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
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
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
許氏衡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
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
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
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
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文藝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問作文害道否曰害

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顔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

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即可為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何如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

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

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輝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册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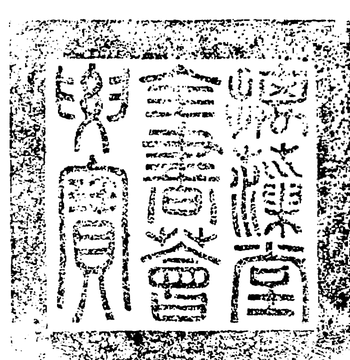
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嘗論科舉云非是

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

陳氏淳曰聖賢學問未甞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彩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

也

許氏衡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為律身自為度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模倣德性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為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為聖人之事不能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單可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性理精義卷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百六十五子部

御纂性理精義卷九

性命類

性命

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禀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葢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

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謂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

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敎也自天命以至於敎我無加損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案明道程子言性此章最盡開首言氣即性而所稟有善惡此氣稟之性也然又言非兩物相對而生則是本善而已此天命之性也以下皆發明此意氣稟之性不可謂非性然已非人生而靜以上之本源矣若論本源則易所謂繼善孟子所謂性善是則天之所命者豈與惡而相對乎有繼善必有成性猶水有

源必有流流之清濁如氣稟之善惡也及澄治而復其清則是水之本然而已水無加於本然之清性豈有加於本然之善哉水之本無清濁之相對性之本又豈有善惡之相對哉末乃言聖人之脩道立教者莫非順人性自然之意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理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无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醫者不詣理則處方論藥不盡

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黄白礬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黄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為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為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黄與白則是不知物性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黄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案此章以物性言之則人性可知葢緣五氣和合之後能變其初此所以參差雜揉而美惡不齊也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禀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

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愚非

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問韓文公揚雄言性如何曰其所言者才耳○問性如何曰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作緣習又問說生死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意思又問佛言死生輪迴果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

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葢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葢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禽獸與人絶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

待學不待教人雖至靈却斲喪處極多

呂氏大臨曰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禀有多寡故為彊柔禀有偏正故為人物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

李氏侗答朱子書曰來諭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個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

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如此說恐有礙葢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惟人獨得之即恐推測

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

朱子曰天命之謂性命便是告劄之類性便是合當為底職事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之所習尚或寬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滚同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

為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

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便

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譬如

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

了却看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只是善既是理如何得

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

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

物之所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則

者言之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

○問命之不齊恐不是真有為之賦予如此只是二氣錯綜參差隨其所值因各不齊皆非人力所與故謂之天所命否曰只是從大原中流出來不是真有為之賦予者然詩書所說如帝乃震怒之類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便是有主宰意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盈乎兩間生生不窮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風雷之所以鼓動山水

之所以流峙皆蒼蒼者實有以主其造化之權耶抑只是太極為萬化樞紐故自能如此曰此與前只是一意○問天命曰上蔡云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此語自是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節上面有箇腦子下面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生之理謂性○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問天地之氣當其昏冥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冥駁雜否曰只是氣

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此理寓於氣了運用都由此氣却是氣彊理弱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村知縣硬自捉縛要納緣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不應便見得氣粗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問氣質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

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始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荅何叔京書曰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有天理則不可葢天理中本

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問程子云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惡雖是惡然源頭若無此物却如何作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為惡耳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火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

豈不是天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泠底水緣何有此○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孟子說才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為善處伊川所謂才禀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攷○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品有五其說勝

荀揚諸公多矣說性便以仁義禮智言之此尤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姑言其大概如此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氣字耳○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為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

程之説早出則許多説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説立則諸子之説泯矣○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禀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問先生説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某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為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問孟子謂性也有

命焉此性所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
却合理與氣而言葢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
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
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
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
於理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性字却指理
而言大凡清濁厚薄之氣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
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由清濁厚薄之分不同但其

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是各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也○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看其稟得來如何稟得厚道理亦備嘗謂命如朝廷誥勑心譬如官人差去作官一般性譬如職事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人許多職事道理只一般職事亦只一般氣稟如人有能守職者有不能守職者貴者如官高者賤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兩三年一任又

再任者天如不得終任者朝廷差人作官便有許多物一齊隨來

案朱子語類多以君命譬天命極親切然自始至終皆命也更須分别出正命與所遇之命又以性字合説乃明白蓋始而降中于下民者天之正命也然以氣質之性承之則有不能盡如天意者矣就其氣數所遇又有逆順窮達之不齊此一節若天不得為之主者然其終也福善禍淫天命不借則又歸於正命也以君命言之始而設官分職者君之正命也然以材品之異承之亦有不能盡稱君心者矣就其職事所當又有繁簡劇易之不同此一節若君不得為之主者然其終也黜陟幽明邦有常憲則又歸於正命也是故君子之事天也盡吾性以尊其正命而已雖有逆順窮達之遇亦以為天之所以玉我於成而無

貳爾心君子之事君也盡吾材以奉其正命而已雖有繁簡劇易之遭亦以為君之所以試我於艱而弗懈於位其理一而已矣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問性具仁義理智曰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又曰人物之性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又曰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形體所拘蔽隔之甚

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問虎狼蜂蟻等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為物欲氣禀所昏反不如物之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一處通却專人事事理會得却泛泛所以易昏○問率性通人物而言則此性字似生之謂性之性兼氣禀言之曰天命之謂性這性亦離氣禀不得率循也此循字是就

道上說不是就行道人說性善只一般但人物氣禀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性是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他所通處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耳隨他性之所通處道皆無所不在曰此性字亦是以理言否曰是又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

陳氏淳曰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説善乃重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説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

許氏衡曰貧賤富貴死生脩短禍福稟於氣皆本乎天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者

盡其道而不立乎巖牆之下脩身以待之然此亦有禍福吉凶死生脩短當以順受所謂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繫乎天之所為也非正命者行險徼幸行非禮義之事致於禍害桎梏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名也

心性情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

耳○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論其

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為害有人胸中嘗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

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

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浪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

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彊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只為

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

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有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

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之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為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葢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静字曰謂之静

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

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説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説弗字便不得也問雜説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

案此數條與蘇昞問荅可謂極性情之藴體動靜之機盡涵養省察之要蓋程子心得之微言不可不逐節理會○始言未發之謂中者以人心不發則一毫未有倚著於物故以中名之非若允執厥中之云若乎事而為言也此時未有思慮未有省察故着不得觀字求字只是平日涵養之功不輟則到此未發之

時自然中爾中則發必中節是靜所以為動之基也繼又言未發雖寂然無物然理義根本皆涵於此非如異氏空虛者比也故其功尤在於動上求靜而於已發之際觀之蓋於應事酬物之間能一順乎自然之則而已不與則事已心休之頃亦適還乎太虛之常而物不留矣是動又所以為靜之地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而其要總歸於敬存養者此敬也省察者亦此敬也是程子此章之指也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

呂氏大臨曰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

與神明為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與此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為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懥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

謝氏良佐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釋氏所謂性乃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乃吾儒所謂意

楊氏時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胡氏宏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朱子解曰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

朱子曰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此理然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

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葢性即心之理情是性之用今先説心便教人識得情性總腦若先説性却似性中別有心横渠心統性情語顛撲不破○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静而無不在焉○問邵子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

郭身者心之區宇曰諸先生說都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道理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譚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故嘗為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擊壤集序說出幾句最好○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亦不可說成兩箇當熟玩而黙識其主宰之意可也○問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

者曰此語與横渠心統性情相似○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别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滞於一隅如何是活曰活者不死之謂○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生物便廣大便流行生生不窮○問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喜怒哀樂

之前便是寂然靜時然豈得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問心是靈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未發中固常惺惺不是瞑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則全沈沈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

體何所安存所謂靈者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功夫此時又何以為驗也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心者氣之精爽○心只是一箇知覺從飢食渴飲便是人心知覺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微是微妙亦是微晦又曰形骸上起底見識便是人心

義理上起底見識便是道心心則一也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又曰謂之人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有道心則人心為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讓四端之善則可以

見其性之善如見水之流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意是主張要如此如愛此物是情所以去愛此物是意○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旹志字

從之從心旨字從之從日志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為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横渠云志公而意私○問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抑他便枯瘁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知覺不如人草木知覺又不如鳥獸

黄氏榦曰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

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

真氏德秀曰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

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為戒以飢渴之害為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爾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豪毛之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為理學之要與

五常

程子曰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盖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世之論仁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别非知仁義之説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

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

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隠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隠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隠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仁者必愛指愛為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為仁則不可○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為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作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

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至
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
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
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
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仁之方也
胡氏宏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
乎
朱子仁說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

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

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已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已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

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與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盖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

離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與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

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荅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獘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潜之味其獘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盖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

之殊然其曰仁義則大端已舉矣盖以隂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隂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仁禮屬陽義智屬隂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合屬陽仁是柔合屬隂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鄉飲酒義云温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

天地之義氣也○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作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差等便是義○言其未發則仁之體立而義禮智即是而存焉循其既發則惻隱之心形而羞惡辭讓是非亦由是

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得此生理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為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為大○五峯云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好某以為道字不若改作德字更親切○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

此○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為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世有以公為心而慘刻不恤者此功夫却在人字上○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淳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淳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曰說得好○或問仁與公之別曰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已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

也公在前恕在後中間是仁公則仁仁則愛○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盖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已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所以皆當愛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否曰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以愛為仁彼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此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

愛之說若將浼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此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仁是和底意○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上說愛之理是就偏言之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乎其中心之制是就義之主於中事之宜是就義之形於外合内外而言之也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

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甚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便是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曰義似一柄利刀看甚物來都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處是義只此刀便是義○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為元也○仁禮屬陽屬健義智

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箇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

程氏珙曰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

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

雜論經書名義 道 理 德 誠明 忠信 忠恕 敬義 恭敬

程子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

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案此段義理至深而語意渾淪觀者極難曉會蓋對越在天者神氣與天通也然非神氣與天通乃立乎忠信存心養性以事天耳故下文遂言道之即神性道教之行乎浩然之氣所以發明神氣之不離乎道也中庸言神而歸之誠正是此意夫神氣比之形質則精然以理視之則粗矣故神氣者亦器之屬形而下者也惟其道器合一而不可分是以體道於身則其神氣之感無遠弗屆不論今之與後已之與人也

○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問何為誠何為道曰自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實一也○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

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安排教入塗轍也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

塗轍

察此條是發明率性謂道之理最為精切凡言性惡性混者皆非矣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直作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亦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

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源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

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内者謂之明自其内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義也○盡已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盡已者盡已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偽而

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偽矣易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

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或問忠恕之别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矣○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問敬義何别曰敬只是持已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内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佛家敬以直内則有之義以方外則無也既無義以方外則其直内豈有是處

張子曰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呂氏大臨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朱子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問韓子道與德為虛位如何曰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為吉德凶人則為凶德君子行之為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為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道德之正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别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别而不相離也○老子說先道而後德他分作兩箇吾儒說只是一箇以其古今公共不著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已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道訓路大概說

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辦因舉康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性即理也在心謂之性在事謂之理○問吳必大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横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方可守只是此道理然須常常提撕令在已者決定是作得如此如方獨

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孝弟忠信人以此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正謂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敬只是收歛畏懼不縱放誠只是樸直慤實不欺誑○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己因見於事而為信○

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一半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此事說此事無此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問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曰發已自盡謂凡出於已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

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忠是無一豪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問程子言如心為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

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已之心求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誠字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功夫自然有總會處○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專言則如脩已以敬敬以直內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恭

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此處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

陳氏淳曰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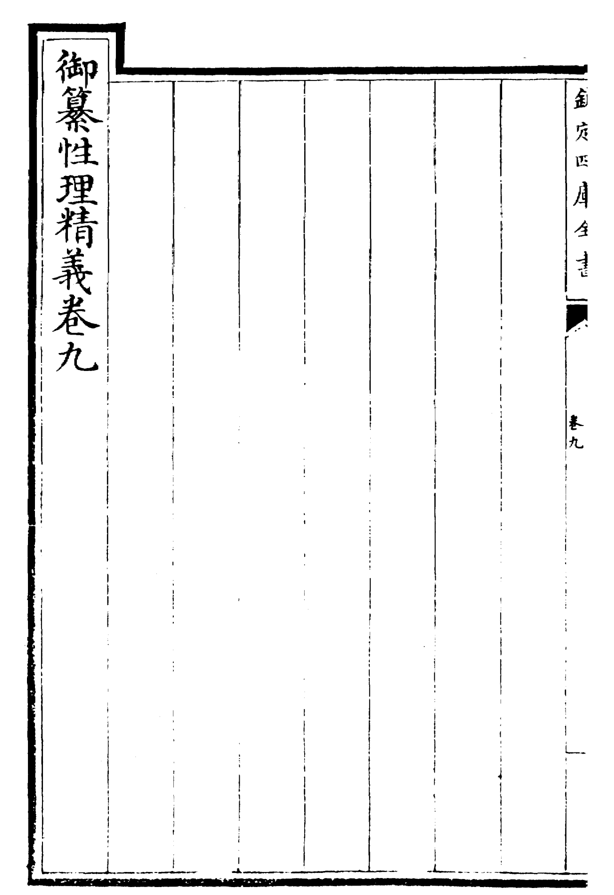
陳氏埴曰理對義言則理為體而義為用理對道言則道為體而理為用

真氏德秀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誠字始見於此○忠之為義先儒以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盖未有本諸心而不盡乎己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專於事君也為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愧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恕者如心之謂非寛厚之謂也如我能為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概是

視人如已推已及物之謂

吳氏澄曰凡物必有所以然之故亦必有所當然之則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之有義猶形影聲響也世豈有無理之義無義之理哉是以聖人之學必精義而入神



御纂性理精義卷九